

# 人间最美是清明

■安黎

“清明”一词，属于词汇里的俊男靓女，受人喜爱，被人钟情。

清和浊对立，明与暗互叛，就感情色度而言，前者亮丽光彩，为褒义词；后者蓬头垢面，为贬义词——从对不同词语所抱持的不同态度足以看出，自古而今，华夏族群一直恪守着立场鲜明的是非界限，从未放弃过对清与明的不懈追寻。

清与明，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种精神憧憬。

天清明了，天蓝云白；地清明了，草绿花红；社会清明了，风清气正；人心清明了，抑恶扬善。

清明，原本为一年二十四节气之一，但比起其他节气，它显得颇为特别。一些节气，意欲提醒气候的变化，比如立春、霜降、大寒等；一些节气，意欲提示农桑的作为，比如芒种、白露、谷雨等，但清明，皆与此无关，却与少数的几个节气一起，被人人为地升格并固化为一个节日，使其更具有社会的属性和人文的情怀。

凡节日，多以庆祝为主题、以团聚为特征、以欢喜为基调，唯独清明，反其道而行之，既无阳光之表情，亦无明媚之心绪，而是充斥着隐隐的哀痛，甚至于浓浓的悲伤。其因在于，清明节为祭祀日，几乎所有的人，皆沉溺于缅怀、沦陷于追思——唯有清明，像一根线，将生者与逝者予以牵连；也唯有清明，像一条路，让生者一年一度地走近逝者。

生离死别，乃人之常态。但总有一些别

离，让人肝肠寸断；也总有一些永诀，让人撕心裂肺。与亲人的分离，宛若剔骨割肉，无疑会给人带来巨大的伤痛。但即使再痛不欲生，都难以涂改业已发生的事态，只能在承受与忍受中，寄望于时间来抚平伤口、淡化悲情。

人死而不能复生，于是活着的人，总是利用某个节点，为逝者烧香烧纸，既表达感恩，又寄托哀思，并以此种方式，来化解自己愁肠百结的殷殷思念。

平时这类祭祀活动，大多是在路边或家中进行，但在清明节这一天，却一定要亲临墓地上坟。上坟，又谓之曰扫墓，久而久之，便形成诸多的讲究，比如只允许男性从事该项活动，再比如家族中的所有男丁集中前往，按逝者的辈分从高往低排序依次祭扫等等。但这些都约定俗成的陈规陋习，决然经不起时代浪潮的荡涤，或像垮塌的堤坝，或像被撕扯的渔网，于悄然中分崩离析。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以及独生子女走向生活舞台的中央，女性俨然已成为扫墓的主力军团；也随着家族内部的利益冲突和贫富分化，维系家族势力的纽带逐渐松弛，亲情的黏合剂，再也无法将散乱的人心粘连成一个浑然的整体，从而呈现出各自为政的状态，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各家上各家的坟墓。

油菜花黄灿灿地盛开，麦苗绿茵茵地生长，在麦苗与油菜花织造的黄绿间穿行，寻觅到隐没于柏树和荒草覆盖的墓地，挂一串长钱，摆几多祭品，然后跪下身去，焚一叠火纸，磕三个响头，给长辈絮叨几句话语，临撤退

时，用铁锹将坟墓的四周略加修整，再铲起几锹土敷向坟墓的凹陷处——整个扫墓的程序就算终结。

上坟的过程或许简单，但其中的寓意却异常繁复。扫墓，蕴含着感恩、思念、怀恋、悔恨等复杂的情感。每一个亲人的作古，都意味着生活秩序的重组与人际关系的重塑，都警示着健在者要懂得珍惜现今所拥有的，别等到失去时再追悔莫及地捶胸顿足。

去的去，来的来，人宛若草木，一茬枯萎凋谢，又一茬孕育而生。四月之初，草萌绿，树发芽，天澄明，地清新，空气中弥散着花的芳香。即使落雨，那缠绵的雨丝，也不像莽汉那般粗鲁，而是洋溢着母爱的柔情蜜意。这样的不冷不热，恰是一年当中最为舒适、最为惬意的时段。徜徉于郊野田畴，沐着春阳，踩着泥土，在荆棘的羁绊和野草的牵挂中去踏青、去祭祖、去寻根，在搞清楚自己生命根系来龙去脉的同时，也与大自然亲近亲吻，无疑具有既得陇又得蜀的收获。

无论如何，“清明”二字之指向，为人之向往、心之祈愿，正如我曾经吟咏过的那样：若问时节哪般好，人间最美是清明。



## 家住兴隆街上

■周维波

年跟前，总有旧时的老伙计们依稀归来，相邀吃饭喝酒唱歌去，畅聊生活点滴，吐槽世间万象，感受家乡的真情和山川河流记录的每一帧美好过往，我始终笃定，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在我小学时，家里搬到兴隆街上居住，记得那时路旁还种有杉树和梧桐，我喜欢走兴隆街拐南关街穿民主街过向阳街绕去学校，老街伶仃的几根路灯让清晨的氛围显得格外安宁，石板路、土砖墙、联排木门、小花小草使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和舒适。村上春树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当我们踏上生命这趟列车，将注定会尝尽个中滋味，人生有得有失，朋友有聚有散，情绪有高有低，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

腊月二十九，我走在镇巴县城的兴隆街上，作为进出农贸市场的必经之路，熙熙攘攘的人群如老旧的绿皮火车般缓缓行进，于一

个城市而言，这是烟火气聚集的地方，随时间推移，越过年关，路会变得越窄，街上摆满了各类蔬菜、腊味、百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年味就像那蒸面皮的水蒸气，霎时消散于无形，弥漫在大街小巷里，每个食客都能嗅到，所以品尝美食并不单单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可以滋养内心幸福之花的良药。

有时，我或许觉得，每个人都来过兴隆街，不管是小时候随父母来、青春期和密友来、成家了携对象来，还是年长后带孩子来，都会有来这里的机会。

昔日的铁索吊桥，也是我记忆中快乐的摇篮，我和小伙伴们喜欢在有人经过时使劲摇晃，看到行人错愕的神态，我们会躲在桥头大笑不止。现在每次回家，站在新修的桥上，感受着清风穿过脸颊的淡然，我知道，再也寻不回儿时的玩伴和那份纯粹了，看水面泛起点点涟漪，映射出的又岂止是你我的旧时光呢？

对于过年，我会有“鸟倦归巢叶归本”的

感慨，但也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阵痛，故乡是一个人的根，一切熟悉的人和事物都是根的发散、叶的延展，四海为家是自由也是流浪，叶落归根是宿命更是完满。人活一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故而，无论有钱没钱、离得近或远，期盼过年团圆，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情感诉求。离开家乡的这几年，随着年月递增，感悟多了不少，也让人更加怀念过去的纯真年代，每每提笔欲写出所思所想、对人生的理解和对自我的劝慰，然而总是徒劳，即便能直抒胸臆，也未必可以尽兴收笔。

过了除夕，却等不到十五，在外打拼的人儿早已收拾好了返程的行囊，带着亲人深切的嘱托、好友真诚的祝福、家乡正浓的年味，启程奔赴远方。打开新闻，看到的尽是匆忙，拥堵的车站、高速路和旅游景点，你以为他们抢的是时间，实则抢的是机会，我想，早一天抵达，总归有早一天的好处吧。

诗歌欣赏

### 清明思念爹娘

■闲者

清明前夕

时常梦见我的爹  
也会思念我的娘  
可梦里相见的时候  
我却看不清爹娘的模样  
心中充满悲痛忧伤  
梦醒后打开老相册  
爹娘的照片已经泛黄  
抚摸着爹娘的遗像  
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  
泪水打湿我的脸庞  
端详爹娘的遗容  
幻化成思念的诗行  
敬爱的爹娘啊  
你们给了我生命  
把我精心抚养  
你们教会我自立  
让我学会坚强  
你们给了我力量  
为我指引方向  
我清楚地记得  
二十九年前  
我娘患脑溢血  
先去了天堂  
与娘的最后一面没见上  
十九年前  
我爹因病走得匆忙  
因为工作太忙  
与爹的最后一面  
仍然没有见上  
我清楚地记得  
爹娘从小常给我讲  
只有好好学习  
走出乡村才会有希望  
爹娘从小告诉我  
只有努力拼搏  
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我小的时候  
爹娘送我进了学堂  
让我懂得  
“知识就是力量”  
当我长大以后  
爹娘又送我参军入伍  
鼓励我走进军营  
锻炼身体保卫国防  
当兵二十多年  
爹娘从不让我  
为家里事分心走样  
每一次军号吹响  
我会坚决服从命令冲向前方  
做个爱国爱家好儿郎  
当我脱下军装  
转业回到了地方  
我始终牢记着  
爹娘的谆谆教诲  
努力拼搏勇于担当  
始终做到  
埋头苦干从不张扬  
时光荏苒  
几十年过去了  
如今我已满头飞霜  
又是一年清明时  
思念的泪水流成行  
亲爱的爹娘啊  
你们的恩情永远难忘

温馨提示

1. 这里是广大文友的文苑，是文友的文学园地，您可以在这里以文会友、快乐欣赏！
2. 本报开设文苑版的目的在于让广大文友交流、提升，但由于条件所限，暂没有稿酬。
3. 编辑将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作者来稿进行审核、修改。